



随缘的络石

程耀恺

风物

秋冬之际，林寒涧肃，在大蜀山的林子里，向上看，枝柯疏朗，向下看，如果没有霜雪，则仍旧遍地青绿，为寒山驻颜，那是络石的功劳。络石在大蜀山的分布，有点信笔点染的味道，或密或疏，或上或下，并无定数。有一年的冬天，我从龙王桥沿涧谷向上爬，不一会就进入络石的密集区，像巨大的绿色毯子，铺在山石上，一种想在上面躺一会的冲动，便油然而生。在山林里，看一根络石，似乎微不足道，然而，无数根络石纠缠到一起，就能改变冬天山林上下萧然的境况。大蜀山上的石块，皆为火山岩，看上去硬而黑，倘若有络石攀附其上，宛若为顽石注入了灵魂，令其成了有生命的艺术品。

络石身怀一种神奇的攀附绝技，能逢石络石，遇树攀树，无石无树，便铺地若毯。石上、树上、地上，络石随缘而生，随遇而安。也许谈不上多自在，然而活得潇洒，是无庸置疑的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作者说：“络石生石壁坏墙上，蔓而有直干。”这样的描述，让人联想到乡下的熊孩子们，爬墙上树，在所不辞。

络石为夹竹桃科，属常绿木质藤本。全株具乳汁；茎赤褐色。单叶对生，革质或近革质，叶片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，全缘。二歧聚伞花序，腋生，花白色，花冠基部喇叭筒状，先端5裂，裂片生长椭圆状披针形右向旋转排列；花两性，雄蕊着生花冠筒中部，花药箭头状。蓇葖果，长圆柱形，种子线形，顶端具冠毛。

大蜀山上与络石长相相似的扶芳藤，也是木质藤本植物，未花时二者难以分辨。不过，扶芳藤为卫矛科，可以从叶缘是否有齿与枝条切口是否有乳汁，来加以鉴别：络石的叶缘呈波浪形，无锯齿，剪断灰褐色或暗紫色枝条，会有黏黏的白色乳液流出；扶芳藤叶缘有明显的锯齿，切开或切断绿色的枝条，没有白色乳汁渗出。

络石有强大的攀援根，附着到树干或岩石上，但它与寄生植物不同，它的攀援根，只起固定作用，并不从其它植物身上夺取养分。附着，决定络石的叶片形态，这倒真是一条有趣冷知识。据我的观

察，凡附着于树的干与枝上的络石，其叶子较大，而且有光泽，而匍匐于地面的络石则相反，叶片较小，也缺乏光亮。附石者，往往在二者之间。

络石的嫩枝呈暗紫褐色，老枝为灰褐色或暗紫色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络石贴石而生。其蔓折之有白汁。”我在不同的季节试过，屡试不爽。络石6~7月开花，素淡而有香味，花瓣呈片状螺旋形排列，看上去像个小风车，所以有“风车茉莉”之称。络石于每年的10~12月结出蓇葖果，蓇葖果如荚果，紫黑色。入秋后登大蜀山，如果运气好，会碰见悬挂在被攀援树枝上络石的蓇葖果，倘是炸开了，会看到荚里长有长丝毛的种子，风一吹，种子上端的丝毛撑开，宛如一把精致的小伞，带着种子飞向远方。

有一个小小的遗憾，并不是所有的络石都能开花结果。大量着地而生的络石，似乎患了不孕症，即使风华正茂，却枉过了一春又一春。只有那些挂在树干或树枝上的络石，才能承担起传宗接代的功能。所以在在大蜀山上，看络石易，看络石开花、结果，那是要碰运气的。

花店里可以买到盆栽的络石，有的保持了野性，有的则经过改良，让叶片如花似玉。挑一盆花叶络石回来，或置之花架，或悬挂走廊，与门前碧桃，窗外梨花，相互映衬，微风一起，所有的感觉都出来了。

冬日的乡村

吴中伟

季节

冬日的乡村，是一幅枯瘦的山水画。

山坡上，深褐色的树叶在寒风中哗哗作响，纷飞的落叶打着旋儿，晃悠悠地飘向远处；不时还能听见“嘎嘎”的声响，树顶的枯枝被折断，重重地砸向地面。只有苍劲的虬干，光秃秃地刺向高空。在冬日，万物化繁为简，褪去繁杂的修饰和臃肿的外衣，呈现出最简洁、最本原的面貌，许是在养精蓄锐吧！可也别恼，院落里的几株腊梅，绽放着细小的蕊，大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幽香呢。

池塘里，几只大白鹅也不引吭高歌，只是慵慵地凫在水面，和倒影交叠在一起。它们漫不经心地梳理着羽毛，偶尔拨动一两下脚蹼，荡起的涟漪，惊扰了一池的清梦。

牛在圈里俯身半卧着，悠闲地吃着干草，它们细嚼慢咽，咀嚼着难得的清闲时光。忙活了一年，田垄平整了，粮食归仓了，也该歇歇了。待来年春耕生产时，可又要赶着下地！

冬日的阳光有些惨淡，总觉得缺点火候，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就是快到晌午时，也不那么灼热、刺眼。小花狗蜷缩在桌底下，懒洋洋地打着盹；鸟儿们停在电线上，像一排黑色的标点。倏地，扑棱棱一阵喧闹，又飞向田野觅食了。乡村的房屋简单古朴，红砖青瓦白墙壁，一排排整齐有序，待到黄昏来临，家家户户炊烟升腾，夹杂着草木烟火味，氤氲在冬日的怀抱里。

场基上，常看到簸箕里晒些红薯粉，有的人家还放面镜子，驱赶鸟儿来啄食。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叼着粉粒，人来了，也不惊慌逃窜。过了腊月十五，乡村就更热闹了，杀年猪、捞年鱼、熬糖稀、做米粑……按习俗，南瓜要请出去，南和“难”同音，农人大概是要讨个好彩头吧。

农闲时分，人们渐渐停下忙碌的脚步。村子里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手里握个“火球”，倚在草垛边眯着

眼晒太阳。孩子们在空地玩起了玻璃球，小脸蛋冻得通红，汲着鼻涕，皴裂的小手在地面摩挲着。“嘭！”清脆的玻璃撞击声，赢的一方，欢呼雀跃；输的一方，也不气恼，摩拳擦掌般，嚷着要“再来一局”！

女人们也闲不住，串门时都纳起了棉鞋底，密密麻麻的针眼，就像工整的小楷。她们诉说着谁家的大姑娘定了亲，谁家的后生娶了新媳妇，谁家又添了大胖小子。她们挤眉弄眼，推推搡搡着，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。也难怪，平日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！也只有冬日不忙时斗斗嘴，她们心花怒放地聊着，一点也不耽误活计。绣花针在鞋底上下翻飞着，穿进去，拔出来，偶尔还在头皮间“磨蹭”两下，她们动作娴熟轻快，仿佛在完成一件工艺品。

寒冬腊月，北风凛冽，雪花纷飞。生一炉木炭，支一架铁锅，火苗“哧哧”地往上蹿。猪肉炖粉条——自然是让人垂涎欲滴的，再烫点大白菜，加点自家做的老豆腐，斟一小杯粮食酒。滚热的饭菜，微醺的表情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，好像窗外的风雪不曾来过似的，整个村庄都弥漫在欢腾之中。

当然，也不能在屋子里闷久了。晴朗的日子，到田间地头走一走，呼吸下清新空气，仿佛在一幅简洁的素描中穿行。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”农人们看着天时，算着日子，哪天晴好不上冻，又要忙着栽油菜、种小麦了……

随笔

旧物温情

王唯唯

旧物，顾名思义，旧了的东西。它在你往昔的岁月里，与你相依相伴，散发出沉香般的味道。

家里有一把楠木二胡。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一幕：吃过晚饭，父亲搬把椅子坐在院子中央，开始拉他那把心爱的二胡。我不懂音乐，不知道父亲的技艺如何，但我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父亲在省文艺干校受过培训，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，后因分配到省农学院宣传部工作，拉二胡就成了父亲的业余爱好。

父亲拉得最多的曲子是《二泉映月》。父亲对我说过阿炳的故事，并以阿炳的精神激励我好好学习。一个盲人在经历了那么大的困苦和艰辛时，并没有丢失自己，也没有忘记自己前进的方向，因为他的心中有一轮清纯的月，有两潭曼妙的水，那是他情感的慰藉所在，生命的寄托所在。

年少时听《二泉映月》，感受到阿炳在黑暗世界里的哀怨倾诉，有泪的哭，无泪的泣。现在再听《二泉映月》，我听出一种要挣脱什么的感觉。仿佛看见一个人，被看不见的什么束缚着，被庞大的东西重压着，他痛苦地扭动挣扎着，仰起头来，用身体孕育着一声呻吟。

母亲去世那年，在整理旧物时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箱子，打开，里面塞得满满的，都是些用不着的旧物，其中还有一顶旧的棉布蚊帐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们全家下放，农村和城里不一样，一到夏天，成群结队的蚊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一下子翻了好多倍。父亲用蚊烟熏，母亲用蒲扇赶，都无济于事。看着我们兄妹三个满身的红疙瘩，母亲一咬牙，把压在箱子底的布票拿出来，去供销社买了些蚊帐布，坐在煤油灯下连夜缝制。当崭新的蚊帐挂好，我们站在里面，看着外面的蚊子瘪着肚子四处乱撞，高兴得是又唱又蹦又跳。

如今，父母都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，我也到了古稀之年。睹物思人，眼里不禁湿润起来，仿佛看见坐在院子里拉二胡的父亲，煤油灯下连夜缝制蚊帐的母亲……

我个人也有几件旧物，其中最珍贵的是抽屉里百十封发黄的退稿信。虽多次搬家，丢弃不少旧物，但这些退稿信舍不得丢弃。这其中有些杂志、报纸都已停办，就更显珍贵。比如辽宁的《当代诗歌》、吉林的《青年诗人》、广州的《黄金时代》、山东的《文朋诗友》、湖南的《文学青年》、安徽的《文化时空》等等。我曾写过一篇短文《退稿说》，在那篇短文里写道：“在无声的退稿之中成长，在侥幸的发表概率之下磨练，最终拥有一个勤奋、扎实、敢于失败的心。”

旧物，尘斑满面，岁锈缠身，但旧物仍多情。当我们在时空隧道里与之不期而遇，得到的总是激动，甚至泪流满面。恨过爱过，骄傲过荒谬过，酸甜苦辣的记忆被时光筛滤，只留下那橙红暖色的眷恋……张爱玲在文字中欢喜提到晒旧的日子，一排排竹竿，缎面在阳光下闪耀，她穿梭其中，欣闻樟脑的气味，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辉煌家世就又回来了。

缺少记忆的日子是落寞的。老辈人常说，惜物就是惜福。旧物，代表了某个时代的印记，是余在生命里的温暖。尽管旧物已经尘斑满面，岁锈缠身，但它们存留的时光，总是以宁静的手势，抚慰着我们想念土地和亲情的心灵。我们曾经远离土地，告别伴随我们成长的老屋，去一个遥远而浮躁的地方寻找人生，苦苦挣扎在名利、虚荣、情色的喧嚣中，当所有的意义和目标开始花白以后，才明白能够还原生命的，依然是远方的土地和田野，以及老屋里那些废弃或即将消失的旧物。

有人说：“人，都是怀旧的动物。”这话我信。

